

> 往事

青龙街·春来信

□ 宋黎明

春风掠过保山坝子,轻轻拂过板桥镇的青瓦飞檐,烟火氤氲的青龙街,便悠悠地递出了春日的信笺。这条千年古街,从无张扬刻意的春色,却把保山坝的温润春意,揉进青石板纹路、市井的烟火与细碎的乡音里。春天悄然而至,漫遍古街的每一处角落。

一场春雨刚停,青龙街就显出了最动人的春色。被细雨打湿的青石板温润莹亮,石板纹理格外清晰,踏上去能感受到微凉的湿意,清风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润,漫过整条街巷。街边人家的院墙不高,素馨花香气扑鼻,炮仗花垂落如帘,三角梅开得自在,红粉花枝从青瓦木楼间轻轻探出,与湿漉漉的石板相映,走在街上,随处都是盎然春意。

最先唤醒青龙街春天气息的,是老茶馆的一缕缕春茶香。轻轻推木门,清晨的露水还挂在门上。茶馆老板已取来早春新茶,把山泉水烧开,倒进粗陶茶杯里,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开,清冽的茶香飘出了窗外。茶客们陆续到来,相继落座,茶烟袅袅,闲话间尽是山中椿芽冒尖、田埂野菜抽条的鲜活,一盏新茶,便轻轻拉开了青龙街春日的序幕。

太阳慢慢升高,街上饭馆的香味

越来越浓。一到春天,各家馆子都添上了应季的新鲜蔬菜,现切的黄牛肉配野菜、清炒时令青菜、凉拌山里的野味,都是板桥人最地道的春日美食。那几家火瓢涮牛肉的店,更是把春天的鲜味儿做得特别够味。铜锅底下发火温温的,高汤咕嘟咕嘟翻滚着,现切的本地黄牛肉涮一下就熟了,鲜嫩得很,蘸上糊辣蘸料,吃起来满口留香。田埂上采的车前草凉拌着解腻,沟边的水芹菜煮汤清甜,香椿、刺老芭、白露花、鱼腥菜、蕨菜带着山里本来的鲜味,荤素搭配着吃,最是合口。食客们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热气裹着欢声笑语,把青龙街的春意烘得越来越浓。

漫步街上,街边小摊还摆着隆阳特色的凉拌草莓、凉拌芒果,酸甜清爽,一口尝尽保山坝的春日鲜活。路人手里拿着青梅、青楂子,蘸上一点糊辣椒,又酸又香还带着鲜辣,酸得皱眉、辣得吸气,是春日里最解馋的滋味。

走到青龙街中段,桂香楼的糕点香悠悠飘来。这家百年老铺,春日里依旧坚守着传统手艺:豆沙饼香酥可口,绿豆糕清润爽口,油纸裹着的甜香,是板桥人最熟悉的春天味道。街边阿婆的轻声吆喝更添市井烟火气,竹篮垫着芭蕉叶,垒起自家蒸的黄花

团。染饭花揉进糯米,裹上红糖苏子馅,蒸得软糯金黄,一口下去,尽是板桥百姓独有的家常春香。

一到傍晚,青龙街更是添加了田园的鲜活劲儿。附近的菜农背着背篓赶来,竹筐里摆得整整齐齐的全是自家摘的新鲜货。刚摘的透心绿蚕豆,颗颗饱满翠绿,正是做蚕豆粑粑的好材料;沟边的香菜嫩生生的,跟豆腐同煮,味极鲜;枸杞菜的嫩梢掐得正好,煮汤、炒蛋都带着春天的清鲜;老奶奶竹篮里金雀花炖老品种鸡蛋是刻在板桥人心里的春天鲜味儿。菜农们说着地道的板桥话招呼路人,一把野菜、一捆嫩菜,都是春天最朴实的礼物。不用特意摆摊,往街边一站,熟人聊聊天、挑挑菜说说笑笑,菜香味混着烟火气,成了青龙街最动人的春日傍晚景色。

晚风渐柔,天色渐暗,古街灯火次第亮起。涮牛肉馆的热气依旧袅袅,老茶馆的茶烟未曾散尽,卖黄花园的阿婆提着空篮缓步归家,细碎吆喝渐渐淡入风里。这条千年古街,从无华丽盛大的春景,却在温润石板、墙头繁花、一盏春茶、一锅鲜食里,藏着最动人的春讯。这份春意,融进板桥人的日常烟火,嵌在古街的一砖一瓦,温柔又真切,让每一个踏过青石板的人,都能接住这份独属于隆阳板桥的春日温柔。

> 书评

回望驻村扶贫干部的能人群像

——评北雁小说《油葵花开》

□ 陈泽

当我读到白族青年作家北雁的《油葵花开》时,再次看到了作家在《花豹》小说集中写过的“绕山河”“大坪街”“老师”“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崎岖的公路上汽车绕来绕去”等字眼,可谓熟悉又亲切。

只是这一次,故事的主人翁变成了梅河一中的高中老师、学校中的年轻人、一个普通的党员刘大进,他被蒲校长特意点名去驻村,就是看中了他的年轻和党员身份。当然也是支持学校的工作,让他到基层锻炼锻炼,完成上级安排给学校的驻村扶贫指标。这样的理由,使得刘大进难以拒绝。作为下属,似乎也拒绝不了。

刘大进担任绕山河村委会第一书记,四年多时间,选择了基础条件最差、经济发展滞后的背阴村民小组驻扎,并最终一举改变了该村的贫困面貌,成为了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这种自加压力、持之以恒、务实进取的拼搏精神,是当时众多驻村扶贫干部普遍具备的,小说在此也是在集中展示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能人群像。放在今天,农村的各项事业发展,依然离不开这样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有抱负的时代人物。

刘大进的成功,除了自身不俗的智慧和超越一般人之上的人格魅力,还与得到了众多像他一样的人的努力支持及配合息息相关:如对待任何事情都足够热诚的绕山河村党总支书记毛学清;开会跟拉家常似的亲切,与刘大进

谈心交流入情入理,细致入微,懂得换位思考,并在后来坚持不懈为刘大进解决了一系列扶贫发展难题的督查组组长;背阴村第一个大学生熊海,牢记当年村民对他捐资助学的恩情,不仅带头捐款,出钱出力与大家共同解决村里的饮水问题,还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种植油葵、规划乡村旅游、推动产业扶贫,以及旧房改造、小水窖建设等方面,与刘大进一起完成了一系列可行性报告,并逐一实施;在梅河一中,上自蒲校长,下到教职员工,更是鼎力支持刘大进的工作,成为了他精神意志信念上的坚强后盾。也因此,使我想起了“独木难成林”“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老话,将它放在刘大进及背阴村的扶贫发展上进行观照,无疑再妥帖不过,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刘大进得到最多的支持与情感心灵慰藉,来自他心爱的妻子韩梅及善良可爱的岳母。没有她们的理解或换位思考,恐怕刘大进的工作将是另外一种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也是绕山河村扶贫的功臣之一。

驻村以来,扶贫责任和重担压于一身的刘大进,从未忘记将对妻子儿子的爱和牵挂变成行动。这样的安排,正是《油葵花开》这篇小说浓浓人情味的生动凸显,也折射出了刘大进柔情似水的一面。比如,在寒假来临之际,刘大进特地请了假,回城陪伴韩梅和儿子度过了一段平静安稳、怡然惬意的生活。

是的,韩梅多好,知道刘大进工作不易,从来不向他诉苦,自己能顶过去的事情,就一个人默默去做去承受。曾经的一个弱女子,如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汉子。

围绕并紧盯产业扶贫油葵种植、发展乡村旅游的规划目标稳步推进,后面的故事情节及期盼中的效果可谓水到渠成,众望所归:刘大进在绕山河驻村四年,背阴村以“葵花旅游节”为主打品牌的乡村旅游节成功举办了三届。借着乡村旅游这股东风,背阴村和整个绕山河村的产业扶贫越来越有特色,和全国人民一道迈进了小康社会。

小说的结尾,刘大进谢绝了梅河一中党总支集体讨论推荐他担任该校党总支副书记的好意。因为,在一年前韩梅考上了梅城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岗位,还将母亲和儿子一起带到市里跟自己生活。如今,儿子也上了幼儿园,韩梅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了。韩梅在抱怨之余,希望刘大进赶紧考到市里……

韩梅的一番话让刘大进心疼不已。想起他不是曾经向岳母发过誓,要照顾韩梅一辈子吗?如今韩梅和孩子就是他远方的召唤,经历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他真该重新走出大山,和一家人团聚了。

这样的安排,我认为才是最入情入理的,既击中了普通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更符合主人翁的性格命运和情感追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之所以引发那么多人的共鸣与共情,道理就在于此。

> 往事

一沓稿纸

□ 吴牛月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慢到一封信要走半个月,慢到一辈子读不透一本书。

一个下雨的周末,我翻整旧书柜,一本《古诗十九首》滑下来,掉出一沓纸,边角卷着。我蹲下身,一张一张拾起来——是稿纸,绿格子的,那时学生的作文纸。上面爬满蓝黑墨水的钢笔字迹,是我写的。

我捧着那沓稿纸,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看了很久。过去的日子倏忽即逝,一沓稿纸帮我记着。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闽南一所侨建学校任教。那时怀揣文学梦,开始写作投稿。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写东西先用学生用的作文纸打草稿,再用稿纸誊写,装进信封,投寄出去。

誊写用的稿纸,有红格子的,有浅绿格子的,一张有300格或400格,顶端印着“稿纸”二字,右下角一般印着单位的名称。商店里卖的稿纸,没有单位名头,我舍不得买——何况要到县城才有,离学校二十多公里。

父亲那时在学区工作,他单位有稿纸,绿格子的。他拿过两本给我。

有一次投稿,我忘了写地址。编辑把样刊寄到父亲单位。校长知道了,说我会写作,还发表了作品,很高兴,把我父亲也夸了一番。校长特意送了我好几本稿纸。他儿子在镇政府工作,也拿了几本给我。我心里热乎乎的。

还有一次,父亲到市里开会。省吃俭用的他特意给我买了十本稿纸。十本啊。我用了很长时间,每一本都舍不得浪费。

一位同学调到县政府大院工作。我进城特意去找他,大胆开口要稿纸。他好像很为难,犹豫了一下,说稿纸他们也是限量用的。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撕了半本给我。我本想多要几本,这下有些失落。但还是感谢他——他也不容易。那半本稿纸上面印着“人民政府”几个字,端端正正,很亮眼。拿回来,我舍不得用。那好像是身份的象征。后来到底怎么用掉的,不记得了。但那种舍不得的心情,至今还记得。

后来,妻子到学校做打字、印刷工作。我们借工作之便,自己刻蜡纸,印了一些稿纸,偷偷地用。但被同事告发了。我知道自己理亏,特意去找校长。校长淡淡地说:“知错改了就好。”又说:“那就为学校写一篇文章吧。”在校长的支持下,我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县里的“乡讯”上,整整一版。校长很高兴,自己掏钱请我喝酒,还在教师会上表扬了我。我还办了“岩峰”文学社,油印了十期《枫叶红》社刊。

1998年秋天,我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导处副主任,从此走上学校行政管理的路。那时,学校里大家都还用稿纸写东西,电脑虽然有了,但只有一台,有专人负责打字。我建议校长印刷一些稿纸,校长答应了。从此,我用稿纸方便了,反而不那么珍惜了。创作和发表的热情,也渐渐淡了,没有之前那股豪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爬格子”的日子远了,如今是“码字”。敲击键盘,字是浮的,改起来太容易,投稿用电子邮件,用微信。

是啊,从前每当铺开稿纸,拧开钢笔,吸满墨水,心里就有一种郑重。写错了,划掉,在旁边补。每个字都落在格子里,有重量,有声音。

顺便说一句,私用公家的财产是不对的,无论我起作用的是自己单位还是他人单位的稿纸,都不应该。但是当我回想那些真实的经历,总会因为其珍贵而感慨万千。